

理性与人道

周作人文选

高瑞泉
编选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

理性与人道

——周作人文选

高瑞泉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

(沪)新登字114号

理性与人道

——周作人文选

高瑞泉 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冠生园路393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5.25 插页2 字数4080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5年 5月第2次印刷

印数3 001-6 000

ISBN 7-80613-022-5/B·29 定价: 21.30元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总序

我们正遭逢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从“中央之国”成为世界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伴随着社会巨变的是思想巨变。思想之变是从“浅层次”开始的，即对“先务之急”作应变的探讨。“先务之急”是西方军事力量进犯难以抵挡，于是第一位的应变思想是“师夷之长技”。造船造炮不能解决问题，人们接受了“须从社会变革入手”的思路，于是兴起思想巨变之大潮，至今未衰。我们仍在这场社会巨变之中。人们曾经以为，1949年如果说不上是世界历史新纪元之开端，至少也基本结束了中华民族社会结构之巨变。然而近二十多年的经历，特别其中两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昭示我们，这场巨变尚不可言其结束。整个这段历史中，各种思潮纷然杂陈，光怪陆离。然而思潮并非思想。思潮往往是诸人群之趋向未必准确、未必恰当的一种表现方式。思潮倏忽更迭，配得上称为思想的却遭冷落。这种情况或许出于社会的注意力集中于急务。关于近代起于何时的划界可以作为例证。虽然大家都说中国近、现代史是中西文化相互作用过程，却不取明朝采纳西历、而取1840年英国炮舰进攻广州为“近代”起点。须知历法向来是中国社会头等大事之一，有时是用以象征政权的！历史分期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对时代本质的感受。在分期基准上，炮舰比历法得到了更重要的关注，证明国

人以“急务为先”作为第一准则。急务为先则思想退后，时间长了，连思想也专注于急务，忘记了自己的根本——求道。大道迷失，后果是对急务争执不已，心气浮躁，冲突愈演愈烈……

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思想理论的作用。现在需要的是阐明大道的思想。阐明不可能凭空出现，思想的事业总要有所依凭。前人的思想对我们总有参考作用，因此需要了解前人的思想。读他们的书是途径之一。为了满足读者当下的需求，有必要从书海中检选出一些思想家的论道之作。

关于近代与现代的划分有很多说法，考虑到在两个最大的问题上，一个是中国社会正在进入现代世界，另一个是在上述过程中中国社会内部同时进行着中、西文化激烈的相互作用，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根本不同，所以这两个时期的作品都考虑收录。这段历史事件繁多，人物大量涌现、更迭，思想引出思潮、思潮远离思想，纷繁迷乱，检阅、审理甚为不易。何为“论道之作”？体用不二、道器无间，论器者常常即是论道。强分之，必有毛病。不分，又难免堕入停留于实际急务之窠臼。检选关乎哲学者较为近之。何为“思想家”？或许是最有争议之处。一则思想与思潮不易区分，再则鉴定谁为思想家须高于这些思想代表人物，不用说我们远远不及，历史也尚未进展到足以作出决断的时候。入选的个别作者或许只能算个思潮代表人物，他能否归入思想家之列，只好由读者和历史判定。好在现在并非要对人物作出历史结论，目前的需要只是从前人的书本中引发出我们现在对大道的追寻。这套丛书仅为提供材料而选，其本身不是为了争论，因此尽量不属入我们自己的倾向，各派思想凡有代表性且深思及大道的，一律平等对待，使其有一席之地。我们相信经过多年反复考验的读者自有鉴别能力。

在这个时代，我们优于前人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半世纪的正

反历史经验，可以用来对照各种思想，思考其是非。这是我们的前人在写下他们的著作时所没有的。如果有了这样优越的条件还不能超过前代思想家，我们在历史面前真是应该感到万分的惭愧。中华民族已充分觉醒，国力正在迅速崛起。深思的时代正在来临。我们愿借此丛书与全民族同思大道。

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四年九月

编 选 者 序

在当今中国大陆读书界，周作人已经不再是个陌生的名字了。这个生于1885年，在新文化运动至抗战爆发的近20年中，曾经被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尊为精神领袖的人物，在对日战争时期有过极不光彩的附敌记录；而后度过20余年寂寞潦倒的生活，终于默默倒在我同辈们的皮鞭下，甚至粉碎“四人帮”以后也依然廖无声息；只是到了80年代，才渐渐地为年轻的读者所约略知晓。我之比较系统地阅读周作人，也始于此时。当时，因为准备学位论文，需要重读鲁迅。作家谢大光从天津来沪，闲聊时很正色地说，你研究鲁迅，不能不读周作人。在此之前，我只看过一本香港版的《知堂回想录》和上海书店影印的《知堂文集》，后者还是蒙上一层“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的灰白封皮出版的。人又正意气浮躁得很，只把周作人看作一个美文家而已。谢大光回到天津便陆续将他所藏的十几种港版周作人文集寄来，使我得以认识一个被污名和文名所掩盖了的周作人，一个无愧为思想家的周作人。

其实，承认周作人是位思想家并不是什么石破天惊的事，倘若人们认真阅读过他的众多议论文章。近年来出版的多种研究论著，如舒芜的《周作人概观》（近年来更扩充为《周作人的是非功过》）、钱理群、倪墨炎等的几种周作人传记，以及其他的评论，

对周作人的思想贡献均有不同程度的论列。如舒芜就说过：“‘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很多，文学家而同时还是思想家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周作人两人，尽管两人的思想不同，各人的思想前后也有变化，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思想上的影响，则是一样的。”这尽可视为不刊之论。只是眼下坊间流行的周作人的文集，主要编录了他的美文类小品，那些当然也很值得细读，因为它们极有品格、极有风致，绝非常人所能企及。先前岳麓书社倒是大胆地出版过《知堂书话》、《知堂序跋》和周作人的合集若干种，现在恐怕走遍书肆也难以寻觅了吧。如果只剩下听雨品茶、草木虫鱼、“闲适人生”，知堂也就不成其为知堂了。所以，乘远东出版社印行一套“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的机会，我向编委诸君提出，应该有一本能够反映作为思想家的周作人的文选，让读者了解他的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侧面。结果被认定为毛遂自荐，跟着的结果便是匆匆地编就了这一本选集。

毋庸赘言，这本集子选编的标准，自然不在于它的文学的或审美的意义，而在于它的思想史价值。编者希望这些篇什能够反映一个深刻的启蒙思想家、一个中国化的自由主义者周作人的精神探险历程和最重要的思想建树。全面评价周作人的思想不是此类短序的任务。我只想说，除了像其他新文化运动的健儿那样曾经严厉地批判以礼教与迷信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以外，周作人的高蹈卓识有更胜一筹之处。他最早提出了“思想革命”的历史任务，并以系统明切的人道主义作为新思想的骨骼。以灵肉一致的人学理论、人性论为基础，在妇女解放运动发轫之际，他就提出，妇女的解放不仅要求得经济的独立，更需到达性的解放，而且指出后者比需要经过社会变革的前者更为困难。他可能是中国最早提倡儿童中心论的思想家，对儿童的心灵世界有深切的洞察，他的儿童教育论合乎科学又充盈着温情。周作人以敏锐

的目光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就其乡土根基而言，实质上是道教的，间杂以儒家礼俗；他以极高的热情提倡对民俗资料（包括宗教、习尚、民歌民谣）的搜集研究。周作人一贯主张思想宽容，始终反对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精神独断。所以当他昔日的盟友们猛烈反宗教时，周作人郑重主张宗教宽容与信仰自由，——尽管他自己并不是宗教徒；当文化激进主义继之以政治革命的洪波涌起，周作人就警戒人们要提防精神独断的复辟，哪怕是一种形式十分新鲜的思想。至于他对生命意义与死亡的思考，对人性向善论与历史进化论的怀疑，更超出了一般的思想界域，进入哲学的意蕴。

周作人的思想是复杂的，他的独特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源于他的复杂性，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大致地把握住他的思想面貌之主要特征，那就是理性与人道。他自叙：“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又云：“道不可见，只就日用饮食人情物理上看起来，这就是很平常的人的生活法，一点儿没有什么玄妙。正如我在《杂拌儿之二》序上所说，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合成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要而言之，周作人推崇的就是建立在科学常识基础上的理性与人道的统一。这是周作人思想的核心，从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到对新道德理想的推崇，可以说是一以贯之。譬如他倡导妇女解放时，不但批判封建制度压迫妇女之无人道，也批判性别歧视之虚妄；同时谆谆告诫妇女自身也应有充分的科学常识，才能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真正做到自我的解放。读他的文章，我们不仅为他的学识之渊博、视野之开阔而惊讶而折服，而且在在都感受到明净的理性之光与宽厚的人情之暖，获得一种被智慧所烛照洞穿的欢愉。

这样的—个智者，是一个职业作家，但不是我们习见的职业

理论家。周作人的那些最精彩的思想常常只是点到为止，甚至借用他人的著述约略道出，极少作严密的逻辑推衍、周详的铺陈论证。而他的那些思想本是大可以作长篇的理论展开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再一个原因是作者的学识过于渊博，或者如庄子说的那样：“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也许因为如此，我们现在常常见到读了没有几本书的人可以写许多论著，只是那些长篇大论倘若晒干水份，竟只有一点老生常谈的东西，理论家的本事据说就是将它们写得似乎大有新意。第三条可能要归结于周作人的精神气质。他是一个极其贵族气的文人，行文的简约、从容、温婉，乃至常常表现出来的某种谦恭，其实都反映出他骨子里的自傲。一个居高临下的智者，只愿对解者言，然而解者何须多言？如果是无知的群氓，多说又有何益？说周作人完全没有传道者的热忱也许不太公允，但启蒙的热情日渐低落、消退，却是事实，于是叛徒成了隐士。虽然没有充足的根据说后期周作人改变了他的初衷，但是和光同尘，收敛了思想的光芒毕竟削弱了思想的力量。

世上万事之得失常常难以遽断。周作人的那些看似不以布道态度而作的小品，却大可以道在其中的艺术品来赏鉴。人类思想史上本来不乏此类先例，古希腊大哲如柏拉图的对话集，中国先秦诸子如孔丘、庄周的著述都可以说既是思想的作品，又是文艺的作品。这样说并非指周作人可以与古代圣哲相颉颃，尤其是他有了那段附敌的污迹，若作此比，更属不伦。但是，读完这部文选，明智的读者想来不会再因文名与污名而拒绝给予周作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席之地，正像德国人没有因为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就拒绝承认他是一个哲学家，或者像我们不会因为蔡元培1927年春天参与发动“清党”就抹煞其文化贡献一样。

最后，囿于编者的识见与粗疏，选编中的缺漏与失当一定不

少，企盼读者朋友随时指正。这虽然是一句老套话，但同时是句老实话。

高瑞泉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日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编委会

主 编: 谢遐龄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德峰 吴晓明 张汝伦

俞吾金 高瑞泉 曹锦清

目 录

编选者序

高瑞泉

《爱的成年》	1
祖先崇拜	4
思想革命	6
《点滴》序	8
罗素与国粹	11
民众的诗歌	13
《旧约》与恋爱诗	15
卖药	17
天足	19
胜业	20
小孩的委屈	21
感慨	23
新希腊与中国	25
夏夜梦	28
资本主义的禁娼	38

思想界的倾向	40
真的疯人日记	42
自己的园地	50
关于《阿Q正传》	52
可怜悯者	57
妇女运动与常识	59
“重来”	65
文艺上的宽容	67
国粹与欧化	70
贵族的与平民的	73
诗的效用	76
文艺的统一	80
神话与传说	83
情诗	87
《沉沦》	91
猥亵论	95
文艺与道德	98
玩具	105
儿童的书	108
永乐圣旨	111
文人之娼妓观	113
《自己的园地》旧序	116
关于儿童的书	119
不讨好的思想革命	123
读《欲海回狂》	125
葛理斯的话	128
评自由魂	131

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135
别号的用处	138
问星处的豫言	141
寻路的人	143
致溥仪君书	145
生活之艺术	148
死之默想	151
我们的敌人	154
论女袴	156
《两条腿》序	158
上下身	161
十字街头的塔	163
净观	166
读经之将来	168
《文学的未来》	170
道学艺术家的两派	173
辞脚商兑	175
二非佳兆论	178
文士与艺人	180
非宗教运动	182
风纪之柔脆	184
古书可读否的问题	186
黑背心	188
《结婚的爱》	192
《爱的创作》	195
文章的放荡	199
代快邮	203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207
日本与中国	209
畏天悯人	213
《自己的园地》自序二	217
北沟沿通信	220
抱犊谷通信	226
诃色欲法书后	230
外行的按语	234
两个鬼	238
论做鸡蛋糕	240
新中国的女子	244
乡村与道教思想	248
希腊的维持风化	254
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	256
拜发狂	258
女子学院的火	259
何必	261
关于非宗教	264
从犹太人到天主教	266
“半春”	269
《潮州畚歌集》序	271
王与术士	273
求雨	276
裸体游行考订	278
再求雨	282
《泽泻集》序	283
读《性的崇拜》	284

死法	287
野蛮民族的礼法	290
偶感	292
《谈虎集》后记	297
剪发之一考察	299
《夜读抄》小引	303
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	305
《燕知草》跋	309
伟大的捕风	312
《性教育的示儿编》序	315
三礼赞	317
中年	326
体罚	329
论八股文	333
《近代散文抄》序	338
《草木虫鱼》小引	341
《苦茶随笔》小引	344
《知堂文集》序	346
《苦茶庵笑话选》序	347
《性的心理》	356
《颜氏学记》	361
希腊神话一	365
希腊神话二	372
重刊《表中郎集》序	378
《长之文学论文集》跋	384
《论语》小记	388
关于捉同性恋爱	393